

三联精选

波斯帝国史

[美] A. T. 奥姆斯特德
A. T. OLMSTEAD 著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李铁匠 顾国梅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波斯帝国史

[美] A. T. 奥姆斯特德
A.T. OLMSTEAD 著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李铁匠 顾国梅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斯帝国史/[美]奥姆斯特德著;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7.1

(三联精选)

ISBN 978-7-5426-5437-3

I. ①波… II. ①奥… ②李… ③顾… III. ①波斯帝国—古代史 IV. ①K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0063 号

波斯帝国史

著 者 / [美]A. T. 奥姆斯特德

译 者 / 李铁匠 顾国梅

责任编辑 / 黄 韶

装帧设计 / 柴昊洲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江苏省常熟人民印刷厂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600 千字

印 张 /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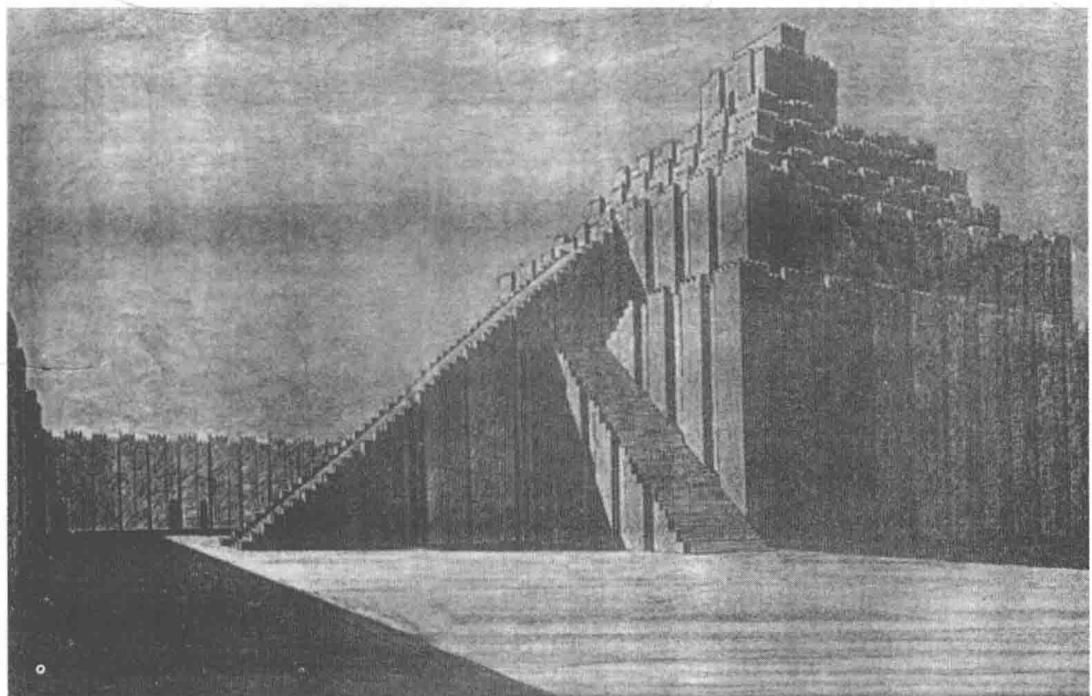
书 号 / ISBN 978-7-5426-5437-3/K · 359

定 价 / 13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20-2601369



埃及的象征,吉萨金字塔



马尔都克神庙寺塔,即《圣经》所说巴别塔,它是当时亚洲最宏伟高大的建筑,古波斯后期开始变为废墟,未再修复



罗塞塔石碑，碑铭用三种古代文字记载同一件大事，成为揭开埃及古代历史秘密的钥匙



苏萨贵妇纺线图，公元前 8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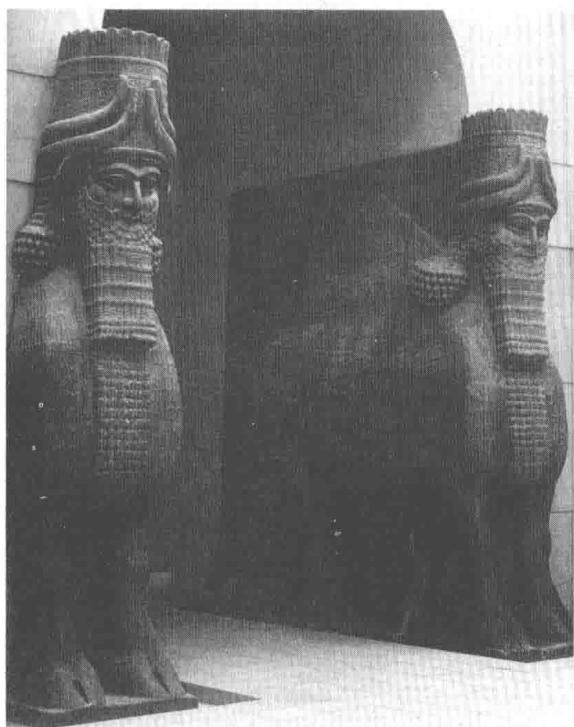
c. 8:21

苏萨 A 出土彩陶杯，以构思神奇闻名于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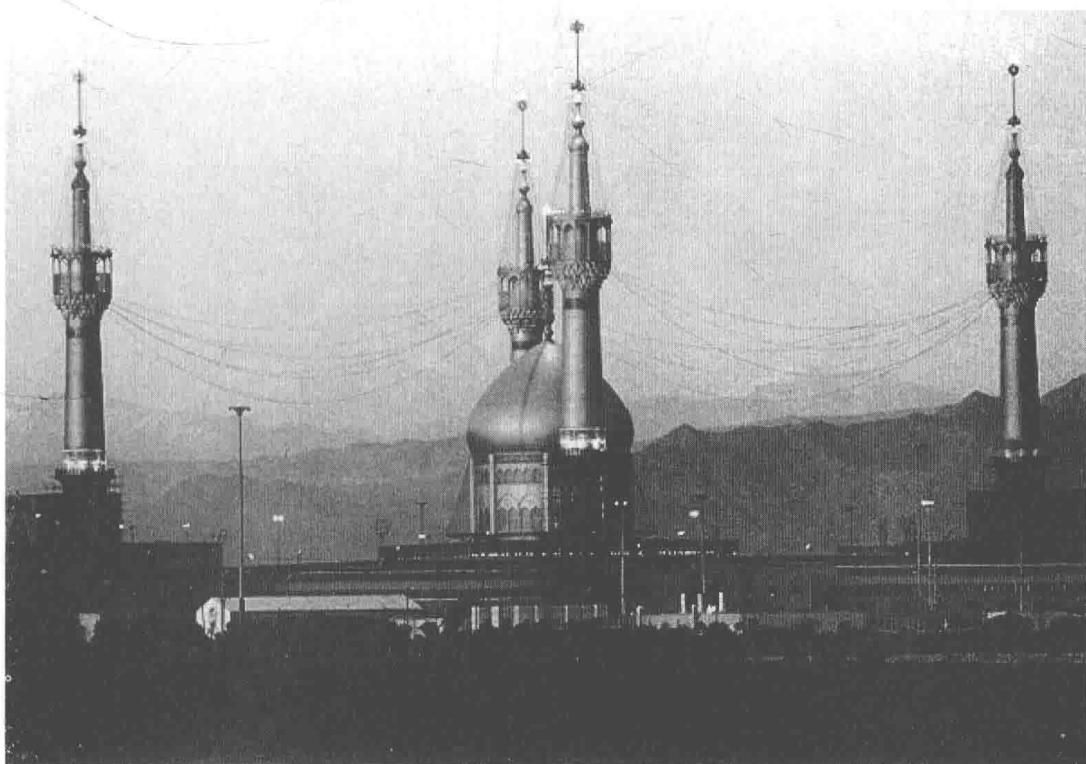
巴比伦的骄傲——影响世界的汉穆拉比法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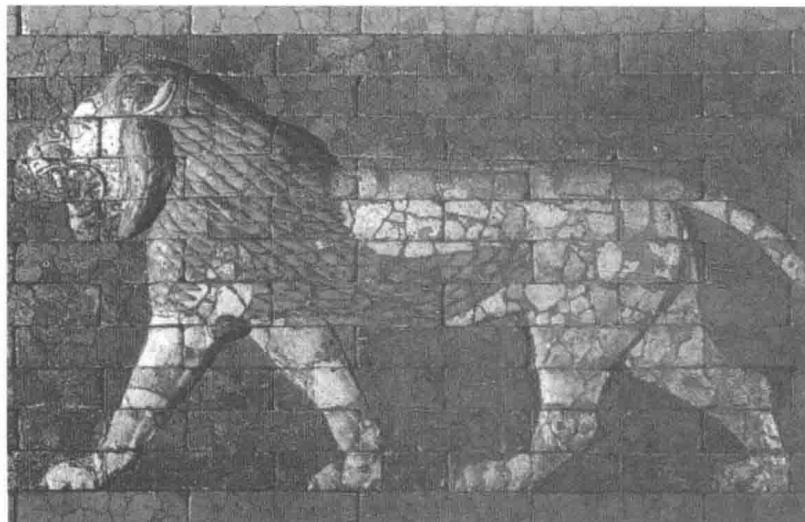
亚述宫廷人首有翼公牛雕像,对波斯波利斯宫廷雕
有明显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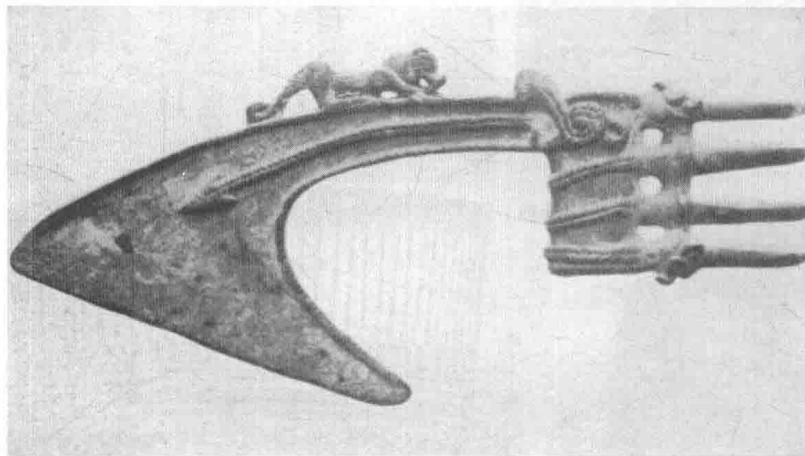
亚述宫廷雕刻之中的米底人



伊马目霍梅尼墓



琉璃砖壁画 巴比伦伊什塔尔门瑞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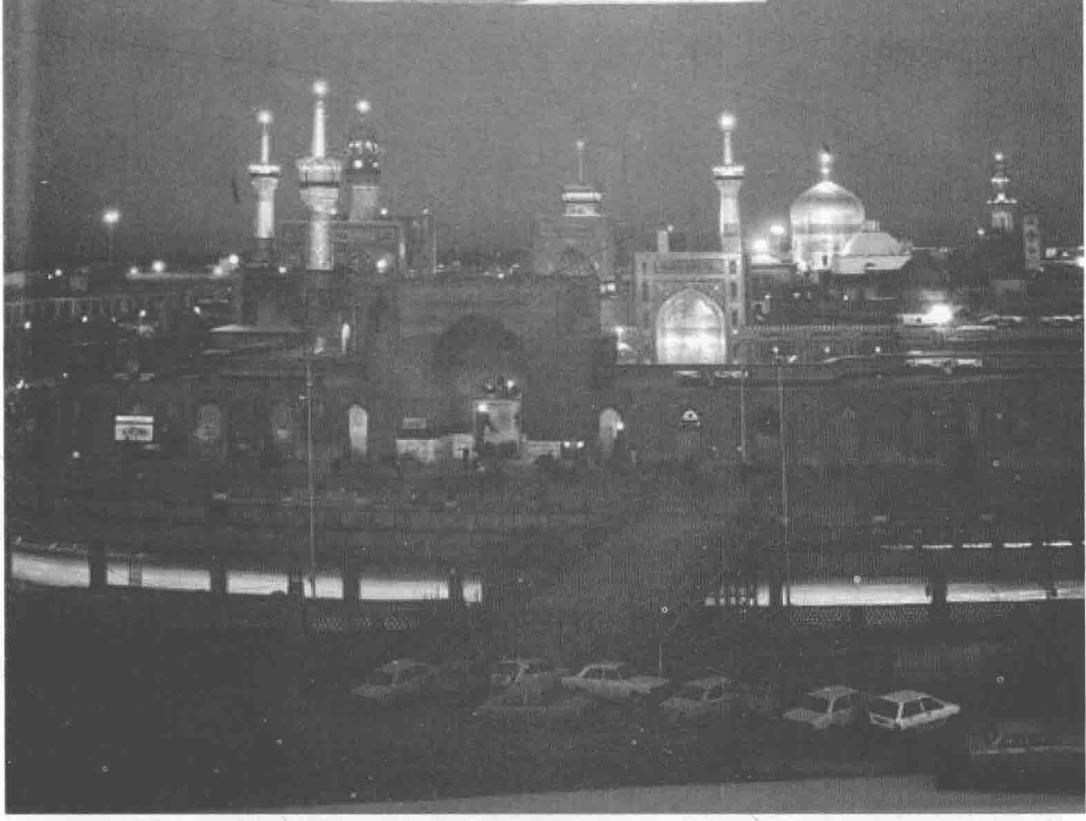


洛雷斯坦青铜器之铜斧，古代伊朗最具代表性的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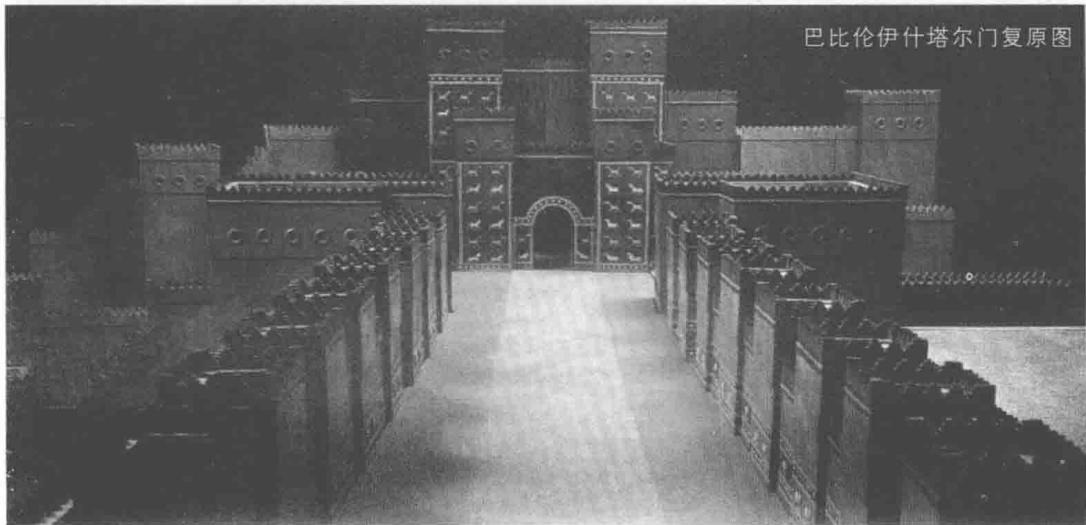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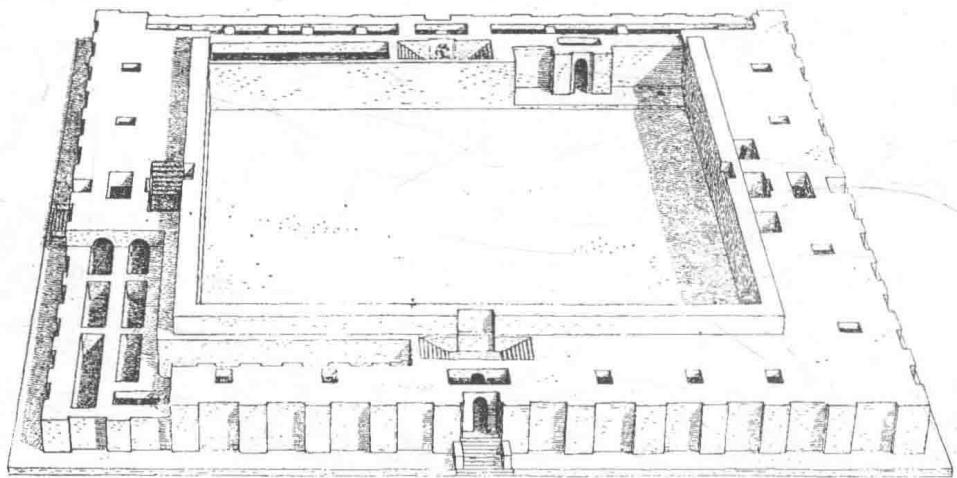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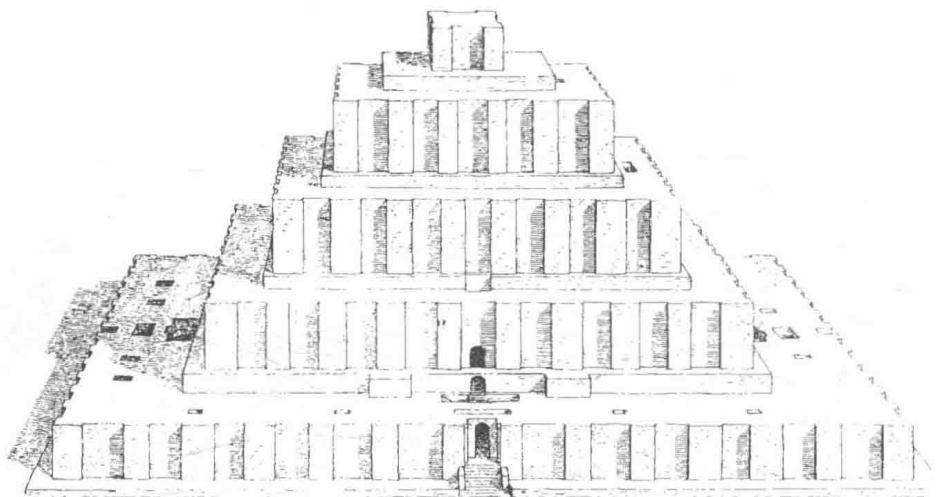
里海渔民捕捉大马哈鱼

马什哈德古哈尔清真寺夜景



巴比伦伊什塔尔门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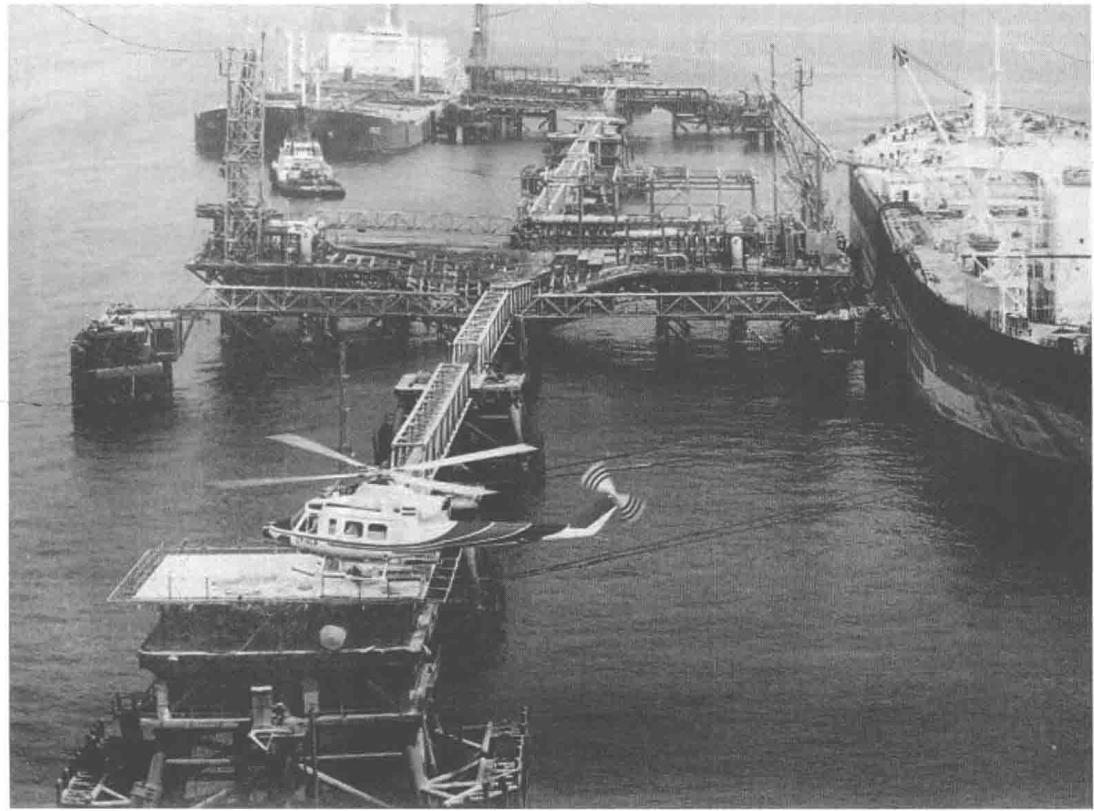
埃兰乔加·赞比尔寺塔建于公元前 13 世纪，具有明显的两河流域寺塔风格，但供奉的是埃兰本土神祇



伊朗传统的巴扎



伊玛目霍梅尼港的石化厂



阿扎尔帕德的石油码头



德黑兰的自由塔，该塔原是伊朗帝国建国 2500 周年纪念塔，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改名为自由塔



亚述宫廷雕刻，国王狩猎图

汉译者序

本书是美国已故著名东方学者艾伯特·坦·艾克·奥姆斯特德(Albert Ten Eyck Olmstead, 1880. 3. 23—1945. 4. 11)教授的遗作。

根据译者收集到的、不完全的资料,奥姆斯特德教授个人的学术生涯如下:

1903年,奥姆斯特德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康奈尔大学。根据作者自述,在大学期间,他为了今后工作的需要,进修了古代史、希腊和拉丁文献、考古学、碑铭学、古文书学以及东方语言和文学多门课程。应当说,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学习过的这些古代史课程,在一百多年之后我国许多著名高等学校的历史专业,不要说是在世界史本科学习阶段,就是在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甚至是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很多课程仍然没有开设。因此,可以说我们和西方世界古代史学界在教学方面的差距,不要说是在那个好大言、不务实事的年代,就是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努力之后,仍然是相当巨大的。我们要赶上西方世界史研究水平,还需要多年的艰苦努力。

奥姆斯特德大学毕业之后,首先在美国设立在耶路撒冷的东方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1904—1905)。在这段时间,他走遍了叙利亚各地,直到埃及边境。并且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后来,他又在美国设立在雅典的研究机构工作了一段时间(1906—1907)。1907年,他接替恩师施米特教授(Nathaniel Schmidt),担任了康奈尔大学巴勒斯坦考古队负责人的职务(1907—1908)。在

这段时间，他又走遍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部、两河流域、亚述地区和巴比伦地区，亲身经历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这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08—1928年，他先后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任教，普通课程为古代史、高级和研究课程为东西方交汇领域。1923年，奥姆斯特德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亚述史》(*History of Assyria*, 1923, New York, London)。这时，他已经是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兼东方博物馆馆长。他在著作中自豪地宣称，凡是书中对当地的描写，都是自己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

1929年之后，他来到美国著名的古代东方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工作。直到去世之前，他一直在该研究所工作。1931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二部学术专著《马其顿征服之前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历史》(*History of Palestine and Syria to the Macedonia Conquest*, New York, 1931)。这部著作，也可以说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

奥姆斯特德的第三部著作，是1942年出版的《历史上的耶稣》(*Jesus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1942)。由于译者对基督教问题很少涉猎，没有拜读过他的这部著作。

奥姆斯特德最后一部，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学术专著，就是《波斯帝国史》了。这部著作在1943年就已经写好初稿。但是，还没有等到它修改好，作者本人就去世了(1945)。因此，本书是他的同事们和女儿在他身后帮助整理出版的。1948年，本书第一版出版。自此之后，本书又连续再版五次，最后一次是在1970年。这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可以说并不多见。或者说，这也可以说明它的价值非同一般。正因为如此，作为一名多年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的教师和伊朗历史的爱好者，当朋友邀请译者翻译此书时，译者不揣浅陋，欣然同意接受这一重任，希望能够把这一国外伊朗史名著介绍给我国读者共飨。

在国外历史学界，波斯帝国又称为古波斯帝国或阿契美尼德王朝。例如，《剑桥古代史》第四卷就将这段时期称为古波斯帝国，而

在《剑桥伊朗史》第二卷，则将这段时期称为阿契美尼德王朝。在我国世界史学界，更多的时候把它称为古波斯帝国。这是因为在被古希腊人称为波斯的这个地方，曾经先后出现过两个由波斯人建立的帝国。一个是阿契美尼德王朝，一个是萨珊王朝。为了便于区别起见，我国世界史学界把前者称为古波斯帝国，后者称为新波斯帝国。1935年3月，根据当时伊朗政府的决定，把国家的名称由波斯正式改名为伊朗。这是因为波斯人只是伊朗民族大家庭中的一部分。用波斯作为伊朗国家的名称，是古希腊人对伊朗的误称。伊朗人自古以来就将自己的国家称为是雅利安人的国家，伊朗即“雅利安人的国家”之意。它更能反映伊朗境内多民族聚居的实际情况。但是，由于国际上沿用“波斯”之名已久，因此，在许多著作之中，波斯与伊朗常常同时出现。它们在某些时候是同义词，在某些时候又有严格的区别。

《波斯帝国史》讲的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或者古波斯帝国的历史。全书共37章，包括伊朗部落早期的历史、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社会制度、经济和文化。

与其他古代伊朗学学者不同的是，奥姆斯特德不是站在波斯这个狭小的范围，而是站在整个古代近东历史发展全局的立场上，把古波斯帝国的历史视为整个古代两河流域与埃及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阶段。因而在本书的开始，他就专门设立一章《古代的历史》，回顾了两河流域、埃及等地的历史、文化，以强调古波斯帝国是这些古代文明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这就使读者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波斯帝国在古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使本书的开篇，就与其他古代伊朗学学者的著作有所不同。

从本书第二章开始，我们开始接触到伊朗民族的起源和波斯帝国的历史。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开始感受到本书的特点，即既有丰富的资料，又有科学的批判和怀疑精神。

在资料方面，本书共引用近400位作者的著作、论文，引用各种资料1500余条。可以说，直到奥姆斯特德那个时代为止的、所有与古波斯帝国有关的、古今东西方作者的重要著作、论文、铭文

资料、考古实物，几乎无一遗漏。充分体现了西方历史学家“让史料说话的原则”。即使在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再写一部新的古波斯帝国史，可以增添的新史料恐怕也不会太多。

在史料的使用方面，作者充分体现了科学的批判和怀疑精神。例如，在《创始人居鲁士》一章之中，作者引用了希罗多德为了说明居鲁士的宽厚仁慈精神而编造的居鲁士如何善待被俘的克罗伊斯故事。¹接着，他便以巴比伦楔形文字资料，指出克罗伊斯兵败之后就被居鲁士所杀，揭穿了历史之父编造的这个故事。他把所谓《居鲁士二世圆柱铭文》斥责为波斯的政治宣传，这也是很有见地的。²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很多学者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仅仅注意到希罗多德所说的故事，而没有注意到楔形文字资料记载的史实。特别是译者本人还翻译过这条巴比伦楔形文字资料，而在《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一书之中，却只提到希罗多德之说，这就更加粗心大意了。

奥姆斯特德的批判和怀疑精神，在本书中随处可见。例如，在《冈比西斯征服埃及》一章之中，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希罗多德的记载并不完全可靠。“有关冈比西斯在埃及神经失常的传说，肯定不可全信的。一个经常重复的的诽谤，说他杀死了阿匹斯神牛，就是捏造的。”³这种批判和怀疑精神，在《篡位者大流士》之中，表现最为明显。自从 1846 年 H. C. 罗林森发表《贝希斯敦铭文》的拓片、拉丁化读音和英译文以来，古代史学界一直就把铭文之中提到的麻葛高墨达和《历史》之中提到的斯美尔迪斯视为是同一个人，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问。但是，奥姆斯特德不但指出历史之父的“荒谬之谈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⁴并且用事实证明大流士在《贝希斯敦铭文》之中所说的东西，有很多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的这种批判和怀疑精神，体现了西方史学界崇尚的“求真求实”的原则。

当然，我们举出上面这些例子，并不是要彻底否定历史之父及《历史》的重要意义。正如现代西方学者所说，希罗多德“对历史学的贡献，在古代世界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他综括一切的能力，也是

后来的人们难以望其项背的”。⁵我们只是想说明，即使是对希罗多德这样的权威所提供的资料，奥姆斯特德同样采取了科学的批判和怀疑态度，而不是盲从。事实上，在本书所引用的古典作家著作之中，希罗多德的引用率仍然是最高的。

奥姆斯特德关于冈比西斯和巴尔迪亚政变的论述，受到前苏联学者 M. A. 丹达马耶夫的高度重视。他在自己的著作《阿契美尼德早期诸王》和后来的《阿契美尼德帝国政治史》⁶之中，多次引用了奥姆斯特德的观点。笔者自己也曾经撰文介绍过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希望能够补充我国高等学校世界古代史教材之中的不足。但是，在公元前 522 年波斯帝国宫廷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流士到底是如何上台的？史学界抛弃大流士同时代人埃斯库罗斯的记载不用，而只相信下一代人希罗多德的故事，到底是受了罗林森《贝希斯敦铭文》译文的误导，还是另有原因？其真相我们现在仍然不得而知。我们只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奥姆斯特德和丹达马耶夫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设想和问题，需要后代学者多多努力，争取能够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

从大流士一世上台之后，阿契美尼德王朝历代诸王的历史基本上是清楚的。因此，作者把笔锋转向了古波斯帝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文化。

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方面，其主要内容包括古波斯帝国的中央机构、行省机构、军队组成、司法制度、赋税制度、货币制度、价格制度、度量衡制度、土地制度、等级制度、工商业、国库制度等等。作者引用资料，大多是同时代第一手铭文和实物资料。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则引用希罗多德等古典作家的记载。他对波斯帝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的记载，可以说在同时代学者之中是最详尽的。

我们觉得作者和其他古代伊朗史学者最大的不同之点在于，他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利用第一手资料揭露统治阶级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丑恶面目。例如，在赋税制度之中，他除了引用希罗多德的资料之外，又引用铭文资料，说明由于这个改革造成的沉重的苛捐

杂税，使帝国最富裕的地区民不聊生、经济衰败。在谈到司法改革时，他引用埃及和巴比伦的司法审判文书，说明在波斯统治时期，当地官吏是如何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的。同样，他也善于使用铭文资料来说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

波斯与希腊的关系，是古代伊朗史中的重要问题。在奥姆斯特德之前的许多历史著作，仅仅是为了讲述希腊的外交关系，才把波斯帝国作为一个陪衬来提到。而且，有些作者往往仿效希腊古典作家，对波斯横加指责。但是，奥姆斯特德与这些人不同，他不是站在希腊人的立场上诅咒波斯，而是对波斯采取了比较友好的态度。他对希波战争的看法和很多现代的史学家不同。在本书之中，读者完全看不到一般历史教材所宣扬的希腊人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波斯的场面。相反，他们看到的是希腊人从来就没有团结一致，而是心怀鬼胎、互相倾轧。他认为雅典人大肆鼓吹的萨拉米海战，重要性远不如普拉蒂亚战役。是普拉蒂亚，而不是萨拉米结束了希波战争。但是，波斯虽然在战场上遭到了失败，却在外交上利用“弓箭手”（波斯金钱）打败了希腊各邦，并使他们成了波斯帝国外交棋局之中的棋子。这个结论是比较客观的。对于亚历山大火烧波斯波利斯的暴行，他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充分体现了历史学家公正的立场。

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本书的真正目的是阐明文化，确切地说，是阐明文学和科学。在这方面，作者花费大量的笔墨，讲述了古代埃及、巴比伦、犹太、腓尼基、小亚细亚、波斯等地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文字、语言、文学作品、宗教文献、雕刻、神庙、宫廷建筑、天文、历法，以及各民族文化的传播、交流和相互影响等等。其叙述之详尽，不但显示了作者具有丰富的知识，而且充分体现了他那个时代历史学家的特点，即把善于叙述历史事实，视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

奥姆斯特德的叙述，不但详尽，而且有深入的对比。他指出，在公元前6—前4世纪，自诩为“希腊的学校”的雅典，不但非常迷